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三 十四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十一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三

王制

王制者記先王班爵授禄祭祀養老之法制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其書采集秦以前古書所載而又雜取傳記之說故與周官孟子不盡合程子曰孟子時載籍未經秦火然班爵禄之制已不詳今禮書掇拾於煨燼之餘多出於漢儒一時之附會奈何欲盡信

而句為之解乎故凡鄭氏解有難通而指以為夏殷制者當分别觀之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此言班祿爵之制而先舉制爵之大較也王者之治天下制為祿以馭其富也則因功之多寡而為豐殺焉制為爵以馭其貴也則因德之厚薄而為崇卑焉權之定於一尊如此就爵之通於天下者言之近於

天子以無私為德者爵惟公遠於天子而障扞於外者爵惟侯道足以長人者爵惟伯道足以養人者爵惟子道足以安人者爵惟男以次而差凡有五等皆助王以治天下者也就爵之施於國中者言之知進退而道足以上達者為上大夫卿知足以帥人者為下大夫才足以事人者為上士才能稍亞者為中士才能僅稱者為下士以次而差亦有五等所以左右其君奉天子之德而致之民者也案周禮大司徒以

賢制爵以庸制祿此先祿而後爵者田不分不可以制祿祿不制不可以定爵也列爵必以五等天地之中數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言制君之祿通於天下者也民功曰庸天子有天下畿內之田方千里開方為百萬里非此不足以居重馭輕也天子而下有公侯其田方百里開方為萬

里伯則方七十里開方為四千九百里子男則方五十里開方為二千五百里其不足於五十里者不得會合列侯以朝聘於王但以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則謂之附庸此制祿之大者也案孔疏七十里倍減於百里五十里倍減於七十里孝經緯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也蓋里數有二分服以裒計如二十五家為里者是分田以方計如方里而井者是分服則計道里遠

近以為朝貢之節分田則計田畝多寡以為賦祿之制也朱子曰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亦有横長處非若今世之為圖畫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類此又案書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及此經所言是也周禮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或曰孟子王制所言正封也周禮所言廣封也詩

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附庸者虛封土田者實封也
或曰大司徒論公侯伯子男之地各以封疆言而其
食者或半或參之一或四之一孟子王制專主田祿
即周禮所謂食者也或曰三代尺度不同夏極大殷
次小周極小故同此百里而周可言五百里四百里
如同此百畝而夏可言五十畝殷可言七十畝也此
亦求其說不得而姑云爾周禮為周公之書而在當
時未必盡行必欲合孟子王制而一之即其說愈棼

而終無確據如明堂位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以開方法計之為方百里者四十九當得王畿千里之半是豈可信哉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此言制王朝有位者之祿也田謂所食之采邑三公師保傅也視猶比也天子之三公其田視公侯之百里天子之卿視伯之七十里天子之大夫視子男之

五十里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之或四十里或三十里
食邑之數以漸而差有內外無多寡也徐氏自明曰
先王之制出為列國之君入則為王朝之臣故畢公
保釐東土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春秋以來鄭武公為
周司徒鄭莊公為平王卿士蓋出入均勞先王之一
內外者如此所以內諸侯之祿即以外諸侯為凖也
案周禮載師士田任近郊之地家邑之田任稍地小
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畺地即此所謂視侯伯

子男者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此言制庶人在官者之祿以農為準也百畝以周尺言之六尺為步步百為畝分謂分所當受者孟子作糞祿出於田之所入而數則起於農夫之百畝昔先王之制井田也以百畝為率百畝之分一夫受之而

田之所入不同惟上農夫能食九人其次則食八人次則食七人又次則食六人下農夫止食五人其以力田之上下為所食之多寡如此彼庶人在官而為府史胥徒者其祿率以是為差也賈氏公彥曰王制言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其官並亞士故號庶人在官此是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案古者爵起於士而祿起於農明乎授田之法則逆而推之凡制祿之等

差俱可以坐而得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此言制列國君臣之祿也惟庶人在官者以農為差故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蓋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於下士上士倍於中士下大夫倍於上士卿四倍

於大夫君則十倍於卿此公侯大國之制也次國之卿三倍於大夫其君伯之祿十倍於卿小國之卿倍於大夫其君子男之祿亦十倍於卿案孔疏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據無采地者言之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為節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

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此言諸侯使卿大夫頫聘並會之事也其有中士下士者二句徐氏謂此錯簡當在上士二十七人之下國有大小之殊故其臣之等列亦異次國上卿之位當大國之中卿中卿當其下卿下卿當其上大夫而遞降一等小國上卿之位當大國之下卿中卿當其上大夫下卿當其下大夫而遞降二等其國有中士下士者則中士三倍於上士下士三倍於中士數各

居其上之三分案孔疏同是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卿下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小國卿位大國大夫上知者以卿執羔大夫執鴈卿絺冕大夫玄冕卿不得在大夫下也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此言天子畿外封建之制也九州周之揚荊豫青兖雍冀幽并也凡四海之内有九州州之從横皆方千里每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以封公侯七十里之國六十以封伯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以封子男總計其數凡有二百一十國境内之名山大澤則不以分封至建國之所餘有已封人而不能五十里者則為附庸有未封人而待有功者則為閒田推之八州莫不皆然州各有二百一十國蓋畿外之制如此案周

禮九州之川澤山藪職方氏掌之而諸侯無所隸焉亦以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也朱子曰封國之制只是漢儒立下一箇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若封王子弟必須有空地方可封左氏載齊地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若武王不得蒲姑之地即太公亦未有安放處

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

餘以禄士以為閒田

此言畿内封建之制也肦讀曰班與頒通天子畿内與八州所建不同故以千里之地分為百縣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以為公之采邑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以為卿之采邑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以為大夫之采邑總計其數凡有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肦賜至制國之所餘則以為元士視附庸者之禄或為閒田以待有功蓋畿内之制如此案上節言封此言肦

者疏謂畿外有封建之義畿內不世位惟有朌賜也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此總言畿內外封建之制也凡四海之內九州八州各二百一十國合王畿七十三國總為千七百七十三國而天子之元士與諸侯之附庸皆不與蓋國至五十里而止元士附庸惟不能五十里故取畿內外之閒田祿之也案先王衆建諸侯而居中以治凡畿

內外之定制無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三代以來大畧如此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

此言畿內田税之所給也天子畿內之地有在百里之內者其租税所入以供官如郊廟社稷賓客燕享之類有司所供者是也有在千里之內者其賦税所入以為御如乘輿服膳匪頒賜予之類王所用者是也蓋君子廉於奉己而嚴於事神人故其叙如此鄭

注以官為其文書財用恐非是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此言畿外方伯畿內二伯之制也帥正伯皆長也老上公也千里之外設方伯以總之其制合五國以為

屬屬則有長取其仁足以長人而聯屬之也合十國以為連連則有帥取其帥人而連比之也合三十國以為卒卒則有正取其正人而萃聚之也合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擇一賢君加之一命為伯得專征伐總計八州凡有八伯伯之屬為正者五十六為帥者百六十八為長者三百三十六八伯各以其屬而上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而主之曰二伯則如周初周召之任是也案八伯各為一州之伯即

曲禮所謂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也二伯爲天下之伯即曲禮所謂五官之長曰伯也鄭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

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此言分服之制也王圻千里之内名曰甸服甸者治田之義凡治甸田者納税常厚食甸邑者朝見常密以在畿内而綜理爲詳也千里之外近曰采取供給王事之義遠曰流取流放罪人之義凡在采流之間

者納貢漸薄朝見漸疏以在畿外而經畧有序也案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甸服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在侯服内百里又其最近者莫遠於荒服而流在荒服外二百里又其最遠者舉此則綏要在其中矣周禮職方氏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大行人七服侯甸男采衛要蕃皆有采無流此節蓋本禹貢而約言之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

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此言設官之制也九卿謂三孤與六卿也畿内天子所治於是設公以論道經邦其數三取陽數也設卿以佐理承化其數九再倍於公也有大夫以服官政其數二十七又再倍於卿也有元士以理庶務其數八十一又再倍於大夫也王畿以外有公侯伯子男

以分治其國而輔之者各有卿大夫士焉惟大國之三卿皆命於天子更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所以具其官也次國之三卿惟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即命於其君其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猶之乎大國也下而小國則二卿皆命於其君其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亦猶之乎大國也案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内之國二卿與崔氏靈恩曰大國

三卿者周制立司徒兼冡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故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也下大夫五人者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夫諸侯之上大夫即卿矣故曰下大夫五人也前文言小國之中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者崔氏謂小宰小司徒為上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為下也司馬事省

惟置小司馬而魯又有夏父弗忌為宗伯或曰有禮事即轉小司馬為宗伯如燕射之轉司馬為司正也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此言設監之制也三監官名方伯既屬於天子之老二人矣又慮其地遠而不及周知也於是使王朝之大夫以為三監監臨於方伯之國每國三人所以佐方伯領諸侯也案方伯得專征伐而監以大夫即周大宰職所謂建其牧立其監者蓋以輕權重而制威

柄於天子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此言世祿世爵之制也天子畿內之地百官之采邑在焉是內諸侯所以為食祿者也畿外之地五等之封建在焉是外諸侯所以為嗣守者也案寰內之公卿大夫受田視公侯伯子男故通稱為諸侯至於世祿變而為世官則周禮之末失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

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此言内臣命服之制而因及外臣之命數也卷與衮同天子而下惟三公最尊以命服之制言之三公八命亦服七命之驚冕其有功德而加一命是為上公得服九旒九章之衮冕若更有加益則是君之特賜而不得過乎九命也次國侯伯之君服驚冕而不過七命小國子男之君服毳冕而不過五命大國之上

卿中卿服玄冕而不過三命下卿服絺冕而爲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服爵弁而止一命皆以制有一定不容踰越也案此章所言君命與周禮典命同而卿大夫之命則異鄭注云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

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此言官人與用刑之制也材質也凡民之材分不同官之者必先審論其德行道藝之優劣論既辨而後使之能任事而後爵之位既定而後祿之皆所以程其實也夫人君之治天下賞與刑而已爵人者必於朝是與士共之而非私喜也刑人者必於市是與衆棄之而非私怒也是故公家不畜被刑之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而弗與言也其當流者屏之四裔罪有

重輕流有遠近惟其所之而不及以賦役之政以示不欲故生之意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此記諸侯之朝聘以時也比年每歲也諸侯受封在外而致臣節於天子於是有朝聘之禮比年使大夫一小聘三年使卿一大聘所以通好五年諸侯親來一朝所以述職也案小聘曰聘大聘曰殷春秋傳謂之殷聘禮是也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此言天子巡守和神人考法制之事也岱宗泰山也柴本作祡大師樂官之長典禮掌禮之官市典市者天子分土建國命諸侯以守之於是有巡守之禮五年一巡率以為常當巡守之歲二月先東行而至於

泰岱之下燔柴祭天望祀東方之山川遂接見諸侯問有百年者則就見之命大師采録民間之詩以觀風俗之美惡次命司市納物價以觀民之所好惡若民志奢淫則好尚邪辟而政教可知矣又次命典禮考其時之節氣早晚月之弦望晦朔定其日之甲乙先後同其候氣之律王帛之禮鼓鐘之樂及制度衣服之等級皆舉而正之使協於一也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

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此言東巡守黜陟之事也神祇謂羣祀君謂五等諸侯律謂爵命之等刑賞者天子所以馭諸侯也如諸侯於外祭之山川神祇有廢其祀典而不舉者是為慢神而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於内祭之宗廟有紊其昭穆而不順不順者是為忘先而不孝不孝者君絀以

爵禮樂由天子而出有變之易之者是為無法而不從不從者君流制度衣服由天子而定有革之者是為無上而畔畔者君討如治國賢君有功德於民則從而庸之而益其土地隆以爵命凡以示勸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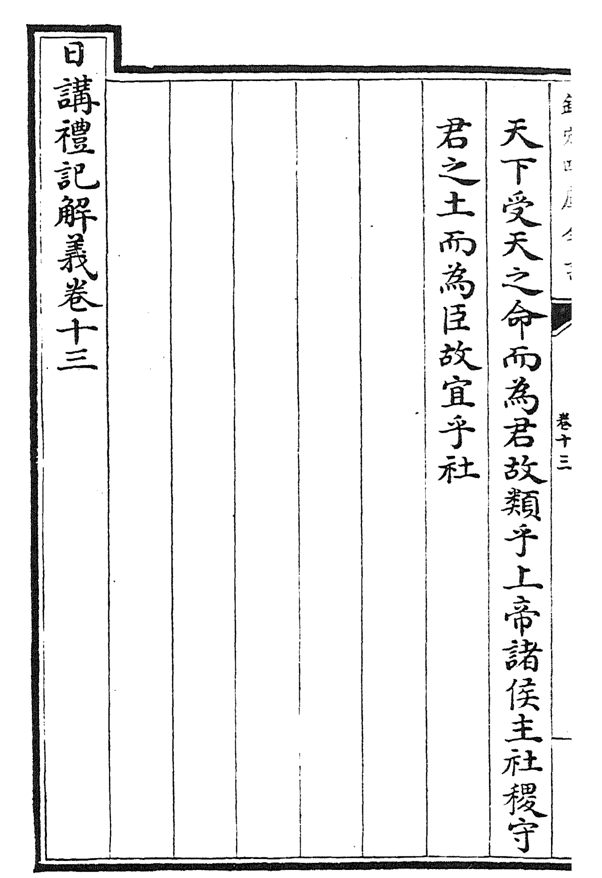
五月南廵守至于南嶽如東廵守之禮八月西廵守至于西嶽如南廵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廵守至于北嶽如西廵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

此終言廵守之禮也假至也特一牛也天子於五月

則南巡守至於南嶽衡山其所舉行皆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華山一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恒山一如西巡守之禮由是以歸京師告至於祖禰之廟各用特牛而巡守之事畢矣案王者一歲四巡而禮無不一所以明治化之無外并無私也出既造乎禰故歸亦必假乎祖禰用特者禮從乎約推此則巡守之不為煩費如所謂兵衛省而徵求寡者從可知也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此言天子諸侯將出而行祭告之禮也類宜造皆祭名天子為巡守而將出其事大其禮隆則類乎上帝天神遠而尊倣郊祭以致敬也宜乎社地社近人而親隨宜而告義與事稱也造乎禰至廟而告其事如生時之出必告也諸侯因將出朝王與自相朝及會盟征伐之事亦必宜乎社造乎禰而後行蓋天子有



天下受天之命而為君故類乎上帝諸侯主社稷守君之土而為臣故宜乎社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十二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四

王制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此言諸侯相朝之事也列國諸侯當天子無征伐凶喪之事而彼此相見其名曰朝於是乎考禮制正刑法一德行皆所以尊天子也案春秋書滕侯薛侯來

朝穀梁傳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

所以尊天子也陳氏祥道據此以釋諸侯相見之文

而吴氏澄從之蓋相見乃敵體之辭較之注疏謂諸

侯朝天子者為勝也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

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此言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柷鼗皆樂器將之謂

使者執此將命也圭瓚以大圭為柄黄金為勺禮樂征伐天子所以治天下而諸侯不敢擅焉若諸侯有功德而天子賜之以樂於公侯也則以柷將之於伯子男也則以鼗將之凡為諸侯者賜弓矢然後得專征賜鈇鉞然後得專殺賜圭瓚然後得為鬯未賜圭瓚則必求鬯於天子此所以治出於一而為有道之時也案柷所以節一曲之始鼗所以節一曲之終事有廣狹因以明爵之尊卑也禮八命作牧賜弓矢得

專征九命作伯賜鈇鉞得專殺祭必用鬯灌地以降

神王以圭瓚侯以璋瓚上公九命得賜圭瓚而為鬯

鬯即秬鬯秬黍一稃二米和氣所生以為酒則芳香

條鬯於上下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宫

此言天子命諸侯立學及學名也辟雍頖宫皆大學

名鄭注辟明雍和也頖之言班也天子始封諸侯而

命之教其民然後立為學小學方幼而養之於內故在於公宮南之左大學已成而達之於外故在於郊地之不同如此天子之德明和於上而天下化之故其學曰辟雍諸侯為天子頒教令於國中故其學曰頖宮名之不同又如此張子曰此小學是教國子冑子之幼小者未能入大學則其學在宮之左右天子諸侯所視之大學必在國中無在郊之理此大學即郊學對小學而言大耳非國子冑子俊造所居若四

郊之學則鄉遂大夫教之天子諸侯亦有時行禮於其間使不帥教者觀之案詩注天子大射行禮之處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謂辟雍諸侯鄉射之宫東西南有水而北無水形如半璧故謂頖宫此盖言其形鄭注則主其義而言之爾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此記天子出征始終之禮也禡師祭也天子奉天討以正有罪則謂之征其將出之時必類祭而告於上帝宜祭而協於社造祭而告於禰又於行師之地於始造軍法之神而行禡祭以為兵禱然猶不敢自用又必受命於祖以卜其吉受成於學以決其謀出征之慎重如此故執罪人而旋師則釋奠於學以禮先師凡生而當問訊者死而割左耳者各具多寡之數告厥成功猶受成之意也案征者威武之事然先王

用武以文任威以徳蓋有非禮不行者黄氏震曰釋奠即舍采周禮春入學舍采吕覽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舍采蓋贄見必先用幣故事神亦先用幣釋𦤎采帛而奠安神位之前此禮之最重者若菜則葅也物之薄而禮之末惟士子始入學用之學記皮弁祭菜是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歳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賔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

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此言天子以下田獵之禮也殺獲也獲所驅之獸也綏者旂竿所建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詩云淑旂綏章是也下偃仆之也佐車即周禮驅逆之車驅以逐獸逆以迎獸也天子諸侯當其無事則每歲三田所謂三田者古者獲禽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達於右腢為上殺則以奉神而為乾豆達右耳本為中殺則

以奉人而待賓客射左髀達於右髃為下殺則以充君之庖廚若無事而不田簡祭祀畧賓客則曰不敬若田不以禮而多殺則曰暴天物是故天子之田不四面而圍取之諸侯之田不舉羣而襲取之天子既殺則下大綏諸侯既殺則下小綏大夫既殺則止佐車以示不復殺及佐車止而後以百姓之田獵終焉其秩然有序如此案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謂之田者為田除害也故於取物以為用者見敬事之義又

於其不盡取者見愛物之仁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此因田獵之禮而言取物之有節也梁絶水取魚者謂水堰也罻羅皆捕鳥之網昆明也凡蟲得陽而生故謂之昆蟲王者之取物也未有不順乎時序者故十月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為梁九月豺祭獸然後

出而田獵殺氣盛而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以捕鳥
生氣衰而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以取材木若昆蟲
未蟄則不焚林而田推之而不取獸之子不破鳥之
卵不殺傷獸之孕者不斷殺禽獸之稚者不傾覆鳥
巢之在木者皆恐戕其生也案孔疏月令正月獺祭
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
再祭魚知此是十月者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
廟以鮪先至而薦之則正月不得聽民漁也

冡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此言制國用之法也冡宰於百官之職無所不統而國用至重尤在其所以制之必於一歲之末五穀皆入有成數可稽然後制國中來歲之用凡國用所由出本於地因於天計地之小大視年之豐耗積至於三十年之久則通計之而大較可知以是而制國用量所入以為所出使所出之數常不得浮於所入之

數而經制於是乎定矣案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故周官於九賦之後以九式均節財用也其必合三十年之通者至此則極豐極耗之數無不見然後可以得其中制使入足供出而有餘用也

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此言喪祭之用各有常數也仂謂十之一也越猶蹴

也紼輴車索也國用以喪祭爲重故行吉祭則總計一歲經費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不敢畧於神也有喪則三年不祭不以凶干吉也唯天地社稷則仍祭爲越紼而行事不以卑廢尊也喪三年而後除其間禮事繁多則總計三年經費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以送死大事尤所不當畧也喪祭之用或不足而廢禮則曰暴或有餘而没禮則曰浩惟祭用數之仂故有常制而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無所謂有餘不足者

而喪之用三年之仂也視此矣案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儒先皆以記禮者之言為不可從張子曰久而哀殺可齊則便可祭程子曰越紼則是猶在殯宫於時無由可致齊又安能脱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不可廢則止可使冢宰攝爾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

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此言國用所繫之重也饑而食菜則色病故云菜色殺牲盛饌曰舉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若國無九年之蓄則財匱而曰不足無六年之蓄則民不聊生而曰急無三年之蓄則危亡無日而國非其國矣是以國依於民而民依於食使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總而計之則

蓄積饒多有備無患雖猝有凶旱水溢民皆足食而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每日一舉庶羞備禮即以樂侑之豈為過哉案周禮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又云大荒則不舉而此云日舉以樂者正以甚言蓄積之足恃也至於國雖有備遇災而仍為貶損則又聖王畏天恤民之道也夫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此因上言喪葬而類及之也殯葬為送終之禮而備禮之難易不同故自天子以至庶人其遲速亦異天子至尊無上以七日而殯七月而葬降而諸侯則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又降而為大夫士庶人則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不以貴賤異也案春秋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疏謂大夫除死月為三月士則數死月為三月正是踰越一月

也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此亦類言喪祭之禮也上封同窆下如字庶人之葬不同碑綍惟縣繩而下棺禮儀少故不為雨止卑無飾故不積土為封不標墓以樹賤者不得同於貴也若夫居喪無二事以一志於親則自天子達於庶人不以貴賤而異矣喪禮之衣衾棺槨從乎死者以分

不可越使死者得安其分也祭禮之牲牢器幣從乎生者以情不容已使生者得盡其情也支子不祭統於宗子也案喪不貳事故天子諒陰不言諸侯居廬未有命戒大夫既葬而致事士亦三年廢業也盧氏植曰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支子不祭不主祭也如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故曰士攝大夫惟宗子此亦祭從生者之義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此言廟制之有隆殺也大祖天子初受命諸侯始封大夫始有爵者也庶人之祭謂薦物也寢適寢也凡立廟之禮降殺以兩天子有天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合而為七諸侯有國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合而為五大夫有家立三廟一昭一穆

與大祖之廟合而為三侯國之中下士唯一廟庶人則無廟而祭於寢馬氏睎孟曰祖廟以功建百世不遷昭穆以親崇親盡則祧朱子曰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大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墉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

北為昭而南為穆也又案此記言大夫三廟一昭一穆是祭不及高曾也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當如是七廟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朱子曰程子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蓋程子推喪以定祭與中庸言上祀之禮達乎諸侯大夫士庶而引三年之喪

以證之者正同所謂俟諸百世而不惑者矣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此言宗廟時祭之名也礿薄也禘者次第也烝衆也進也天子諸侯因時以致祭於宗廟於春曰礿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於夏曰禘依時次第而祭也於秋曰嘗謂新穀熟而嘗之於冬曰烝謂物成而可進者衆也案周禮大宗伯之職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詩小雅亦云禴

祠烝嘗于公先王禘自為殷祭與此皆不合故鄭注疑為夏殷之祭名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此言天子已下外祭之有異禮也五祀見曲禮視視其牲器之數天子有天下故祭天地諸侯有國故祭社稷大夫有家故祭五祀惟天子有天下故祭天下

之名山大川而東南望祀於春夏西北望祀於秋冬其祭之之禮五嶽則視三公四瀆則視諸侯惟諸侯有國故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若夫天子諸侯有所因之國而無祭主者在王畿則天子祭之在侯國則諸侯祭之以其先嘗有功德於民故也棻因國謂先代故地而因之以為國者如子產所云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是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言天子諸侯廟祭之有隆殺也犆與特同謂各祭其廟祫合也天子宗廟四時之祭於春犆礿而祫禘祫嘗祫烝歲以為常諸侯之在南方者春礿畢而夏来朝則不禘在西方者夏禘畢而秋来朝則不嘗其有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者亦類此所以重王事也諸侯礿犆禘則一犆而一祫嘗祫烝祫殺於天子也程

子曰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祭諸廟也案禘與祫皆王者之大祭也禘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祫者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也禮緯云五年一禘三年一祫張子則謂禘也祫也郊也必歲有之豈容有三年五年之說葢聖人之事親也如事天每歲必郊則每歲必禘祫

可知禘以獻祼為主陽義也祫以饋食為主故謂之合食陰義也後漢張純曰禘祭以夏四月祫祭以冬十月是皆用孟月也周禮司尊彝職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鄭司農云謂禘祫也禘有追遠之義故謂之追享祫則羣廟之主皆升於大廟有朝之義故謂之朝享二者閒於時祭之中故謂之閒祀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

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此言天子諸侯之外祭大夫士庶人之內祭禮有隆殺也牢圈也牲畜於圈故曰牢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皆祭以牛羊豕之大牢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皆祭以羊豕之少牢下此而大夫三廟士一廟惟有功德而賜圭田者則祭無田則薦時物而已至於庶人春薦以韭夏薦以麥秋薦以黍冬薦以稻韭則以卵麥則以魚黍則以豚稻則以鴈取與

新物相宜也案大夫士而有無田者謂諸侯之大夫士以牲殺器皿衣服有所不備故但薦而不祭士薦牲用特豚大夫已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也禮不下庶人薦於寢者事死如生有食味之道也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此類言用牲物之禮也握謂長不出膚膚四指也故

謂祭饗珍之名物見內則牲之用於神者貴誠用於賓者貴味故祭天地之牛用犢其角如繭如栗祭宗廟之牛角不出握燕賓客之牛角長尺君子之用牲也必有祭事乃為神殺有禮事乃為賓殺若諸侯無故則不殺牛大夫無故則不殺羊士無故則不殺犬豕庶人無故并不得食珍辨等威且惜物力也庶羞不踰祭牲燕居之衣不踰祭服寢室不踰廟事神宜豐處已宜儉也案孔疏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

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

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庶羞不踰牲鄭注謂

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不如葉氏謂庶羞是常薦

於下二句為協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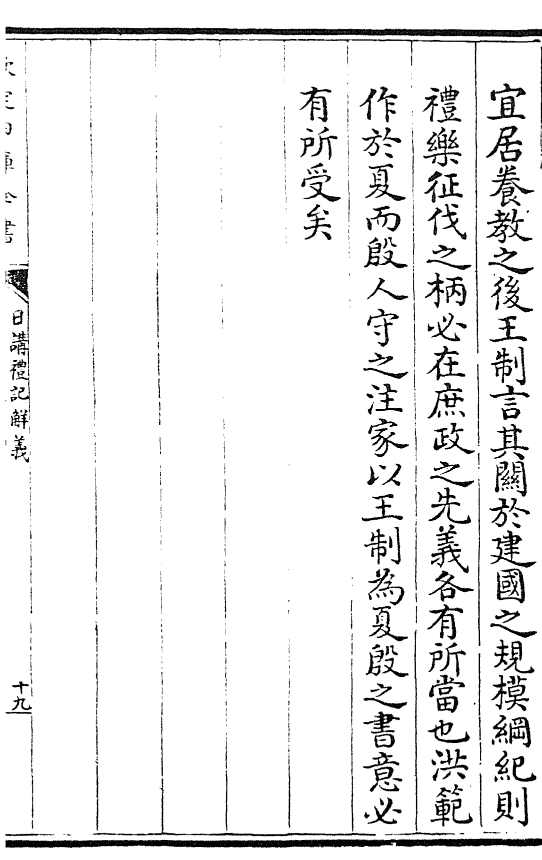
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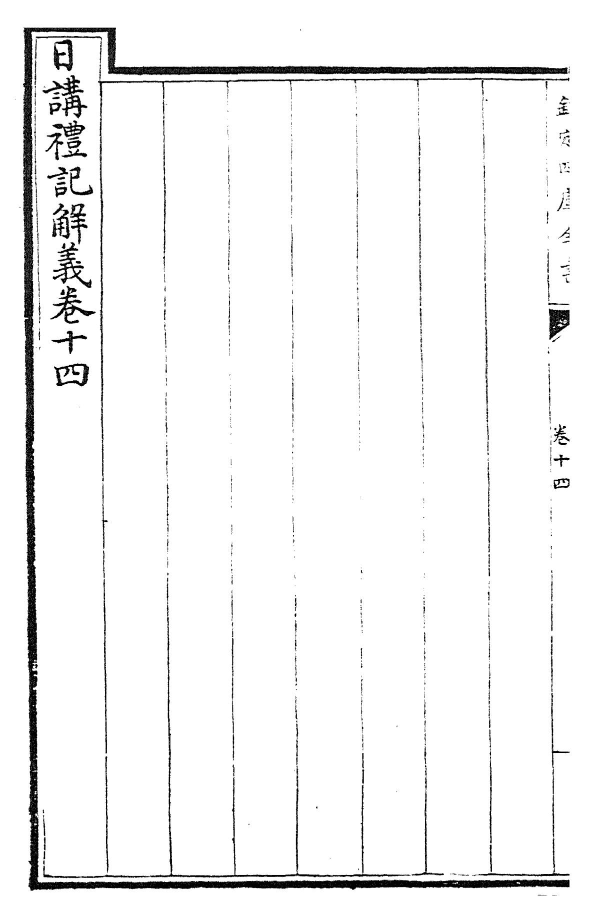
此詳言惠民之政也古者仁政之行至為詳備如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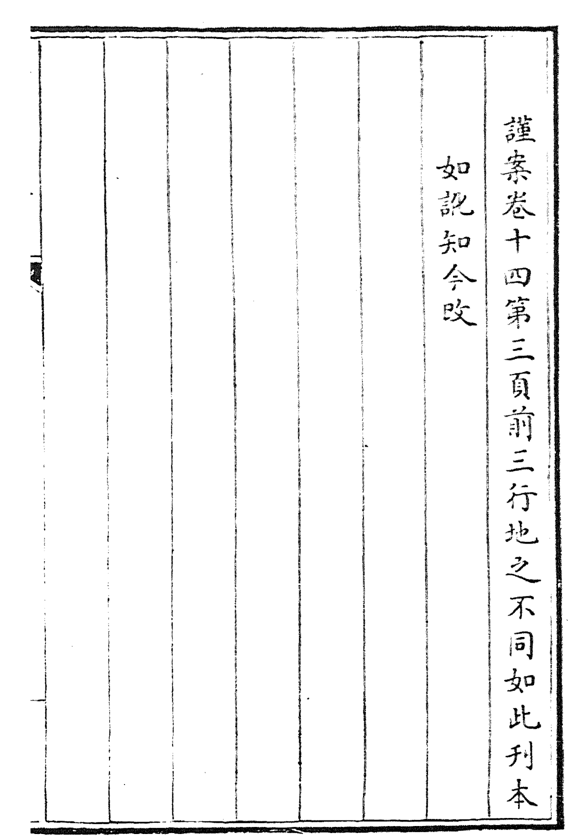
田以養君子但借民力以助耕而不復稅其私田所以厚農也市則但賦其市地之廛以抑末而不征其貨所以厚商也關則但察異言異服之人以防姦而不征其稅所以厚旅也林麓川澤但戒以時入而不禁其采取所以厚民也若夫圭田為卿大夫士供祭祀者則無征所以厚君子也凡有興作用民之力雖豐年不過三日所以厚小人也田里受於公家有遂人主之者禁之使不得粥賣所以厚生者也冢墓以

族葬有墓大夫掌之者禁之使不得請求所以厚死
者也案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
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王制自冢宰制
國用以下至司寇其序正相合蓋冢宰所司食貨祀
三者備矣然後以司空定民之居以司徒興民之德
樂正司馬因司徒所教而升之故附於司徒而以司
寇明刑終焉賓師二者洪範次於後王制敘於前蓋
洪範言其切於民生之先後緩急則柔遠安邦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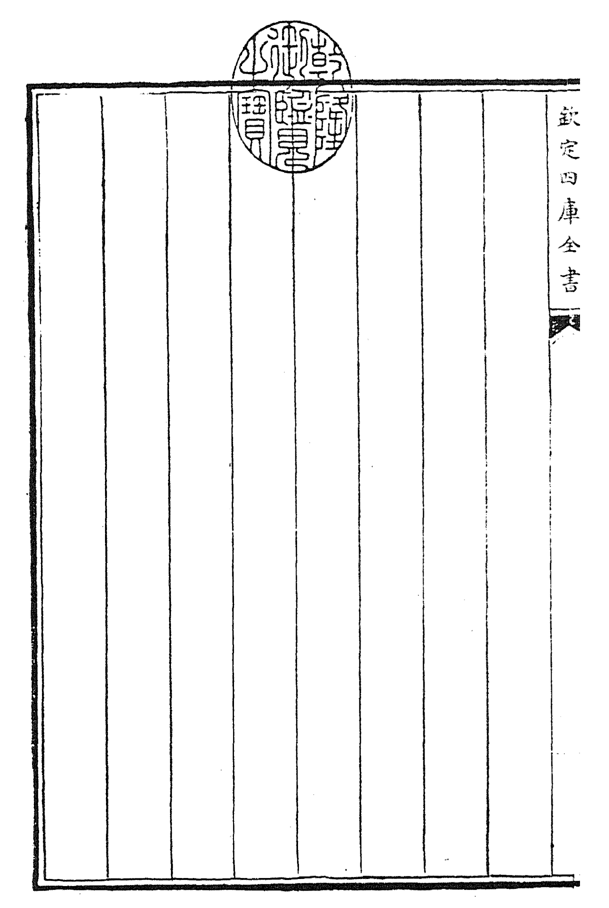
宜居養教之後王制言其關於建國之規模綱紀則禮樂征伐之柄必在庶政之先義各有所當也洪範作於夏而殷人守之注家以王制為夏殷之書意必有所受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四



謹案卷十四第三頁前三行地之不同如此刊本

如訛知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張孝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十三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五

王制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此言司空居民之法也度丈尺也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事謂制邑居民之事天子欲畫井田以授民居必任之司空司空執度以度地里廣輪

之數為之邑井城郭廬舍以居民葢不獨平原衍沃而已即山川沮澤亦必時其四時而量地之遠近以為民居之疏密於是制邑井則必興役事興役事則必任民力凡使民任則從輕而以老者為率食則從厚而以壯者為率所以寛之也案書所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者與此相表裏若夫唐虞之世禹以司空宅百揆即冢宰之任也周人建子以終為始故司空在司寇之後而實在宗伯之先此亦三代相

因之大凡矣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此言居民之必有所因也上制謂形制如所謂天地初制之制下制謂制度也凡民之材質不同居之者必因乎天地自然之利如西北多寒東南多煖高者必燥卑者必濕蓋由谷虛而廣川流而大既異其制

故民生其閒者亦異俗才之剛柔質之輕重情之遲速各有分齊口所嗜之五味異和身所用之器械異制體所被之衣服異宜此皆出於自然而不可强也脩其敎以正民德而不易其俗齊其政以一民行而不易其宜則所以裁成輔相者在是矣案居民材謂因民之材質而居之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則其材藝堪地氣也陳注以居為化居之居材為天生五材之材者非是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此廣言異俗也雕刻也題額也交趾足拇指相向也

鞮戎屨名王者之柔遠也在乎因人之性故凡中國

戎夷五方之民各有性質而不可推移地氣使然也在東方者曰夷被斷其髪文飾其身有能不火食者矣在南方者曰蠻雕刻其額足趾相向有能不火食者矣以東南為陽不畏寒故也在西方者曰戎被髪而衣皮有能不粒食者矣在北方者曰狄衣羽毛而穴居有能不粒食者矣以西北為陰少五穀故也然其俗雖異而所資以生者則隨地而皆足故中國夷蠻戎狄皆有所安之居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

用所備之器五方之民言語不相通嗜欲不相同有慕義而來者不可不達其志通其欲也故設之以官東方曰寄謂寄託其意於事物也南方曰象以意倣像其形似也西方曰狄鞮遠履其事以知其言意之所在也北方曰譯以彼此言語相謄釋也蓋性者生之質也惟本天而親地故不可以強同在中國則疆以周索有敎與政以興其德而齊其行在遠方則疆以戎索有寄象鞮譯以達其志而通其欲天地之因

物付物聖王之以人治人其理一而已矣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此申言中國居民之事以見養與教之相因也凡居民者量地之大小以制國邑度地之廣狹以定民居地邑民居三者必欲其相得也惟盡地之力故無曠土惟盡人之力故無游民食得其節事及其時民之

咸安其居也必矣由是樂事勸功而能勤尊君親上而能順然後因其從善而立學以敎之此王道所由成也案周禮度地居民屬司徒宋儒謂當改屬司空先養後敎為治之叙固如此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敎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此言司徒敎民育材之事也六禮七敎八政並見篇

末司徒之職主於敎民是故脩六禮以節民性使不至於流明七教以興民德使不至於怠齊八政以防淫使知所禁戒一道德以同俗使知所率從既老吾老即合鄉之耆老而養之以致其孝既幼吾幼即合鄉之孤獨而恤之以逮其不足賢者難於進則上升之以崇德不肖者惡其雜則簡去之以絀惡凡皆所以導民於善而使之自勸也陳氏祥道曰脩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一道德所謂敎思無窮也養耆老恤孤

獨所謂容保民無疆也有以教之又有以容保之然後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亦不變而後賞罰可言之意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此言鄉學中簡不肖以紏惡之事也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耆老謂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庠鄉學名鄉鄉飲酒也入鄉學者於一年之終大司徒命鄉大夫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會於庠擇元日行鄉射禮推中而有功者居上所以尊道藝也行鄉飲酒禮推老而齒長者居上所以尊高年也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禮事將使不帥教者觀感而變於善也間一年考校之而不變則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

移之於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於右鄉大夫之會而習射飲者如初禮至五年考校而猶不變則移之郊學在鄉界之外鄉大夫之會而習射飲者如初禮至七年考校而仍不變則移之遂學在遠郊之外鄉大夫之會而習射飲者如初禮至於九年考校而終不變乃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案古者六鄉各治一鄉謂之鄉大夫六卿聯事在國則冢宰重在軍則司馬重在鄉則司徒重故司徒得以命六鄉即六

遂之學亦統於司徒也夫人情皆善聖人不輕絶人
而固有自絶於聖人之敎者惟惡者有以爲懲斯善
者愈有以爲勸矣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
於司徒曰造士

此言鄉學中上賢以崇德之事也學國學也征謂力
役造成也三年大比之期司徒命鄉大夫論述鄉學

中才德之秀出者司徒賓之以升於司徒是曰選士言可選而用也旬徒於選士之中又論其秀出者而升於國學是曰俊士言其在千人之上也既為選士則不役於鄉師及為俊士并不役於司徒而皆名為造士言其才德之有成也案秀士之論必由於鄉者知之素也後世疏於求士而務取其所不知其亦異於古所云矣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敎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此言國學教人之法也術者道路之名詩書禮樂乃入道之路也四教即四術也士升諸國學而掌其教者有樂正焉教之之法崇四術而示以入道之途立四教而予以時教之業所謂四術者詩書禮樂是也順先王之道以造成其士而春秋則教以禮樂冬夏則教以詩書蓋以講誦於冬夏為宜禮容樂聲習之

者於春秋為宜也自王之大子衆子公侯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及鄉學所升選士而為俊士者皆造而就學焉凡入學必以齒長者賤亦在前少者貴亦在後蓋致禮讓所以重孝弟也案樂正乃樂官之長而俾之造士者樂之入人也深先王所以為敎必於此始終焉若舜命夔典樂以敎胄子周立大司樂以掌成均之法皆是此意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敎者以告于大樂正

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此言國學簡不肖之事也小胥大胥小樂正皆大樂正之屬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至是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乃命公卿大夫元士皆入學而習禮以化之若不變則王親視學使習禮以化之若又不變是終

不變也王於是三日不舉以教之不至而厚自貶損然後屏之遠方於西戎曰棘欲其亟於遷改也於東夷曰寄言其寓此終歸也必至於終身不變然後不齒先王於國子之不帥教者待之嚴而未嘗不厚如此案鄉簡不帥教者而後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國學簡不帥教者而後論造士之秀者而升之司馬遏惡必先於揚善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此總言上賢崇德之事也鄉學之選士不征於鄉曰造士俊士之在國學及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德業既成亦曰造士於是大樂正統論造士之秀出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則曰進士言登進仕版之中可受爵祿於王所也案司馬為夏官卿掌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其屬有司士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又有諸子掌國子之倅之教治故有造士之秀者皆移名焉其必先告於王者以用人之權應歸

之君故也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此言司馬用人之法也王以樂正所論進士之狀授之司馬司馬乃更辨論其入官之材有不堪者屏退之獨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各署其所長迨乎論擬既定然後試以所能而官使之能任此官然後以爵命之既受職位然後以祿養之凡司徒樂正所

教而成者王皆有以收得人之效矣劉氏彝曰鄉學所升曰選士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國學所升曰進士則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權在司馬也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此言司馬絀惡之事也大夫居其位而不能任其事則罷絀以終身而不復用死亦但以士禮葬之以示貶也案大夫致仕者死仍葬以大夫之禮若廢職不

仕已奪爵矣而猶得以士禮葬則恩與義胥見於此

矣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此言因徵發而專教士之責也國有軍旅徵發士卒

雖屬大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士以乘兵車及

衣甲之儀容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若國子造士則庶子掇以車甲司馬弗征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

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此言待執技者之禮也執技者無德可稱而但論其力當其適四方必裸股肱以決射御之優劣葢有事於外取其力之足以爲武衛而已凡執技以事上者若祝若史若射若御若醫若卜若百工與夫凡執技以事上者欲其無異習故不貳事欲其有常守故不移官以執技之賤故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大夫之家

者亦然必出鄉而後不與士齒者鄉黨尚齒故也徐氏師曾曰此皆謂執技之賤人非周禮大祝大史射人馭夫醫師卜師之官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此言刑罰之大旨也司寇周禮刑官刑以禁寇故曰司寇辟罪刺殺也謂問其可殺也為司寇者必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以聽天下之獄訟於當殺者必三刺

以致其詳愼若但有發露之意旨而無簡覈之實迹則聽決爲難於是附而入之則從輕赦而出之則從重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案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三刺者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也蔡氏沈曰簡核其實也苟無情實在所不聽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此言刑所由制而欲用刑者之得其實也論當作倫

郵與尤同凡制五刑者必即乎天倫以爲之準至其施之於人則雖郵罰之輕亦必與其所犯之事相附麗而不敢失實也案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禮不外乎五倫則刑之所由制者可知矣此周禮所謂不孝之刑不弟之刑而虞書所謂象以典刑者也郵罰麗於事況五刑乎舊注以制爲斷疑未盡經意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

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此詳言聽訟之法也汎廣也凡聽五刑之訟以平允爲主事之涉於父子者則當原其親事之涉於君臣者則當立其義明刑所以弼教此爲人倫之至重必以是而權之至於事有輕重必意論其序情有淺深必慎測其量而各有以別之於辱貎者悉其聰明於

畏威者致其忠愛而務有以盡之如是而無一可疑刑之可也若疑獄則當廣訊衆人於衆之所疑則赦之又必於小大之罪察其事之所比以成之蓋赦之所以釋疑而成之所以明法無往而非公也案此言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申上文必即天倫之指也呂氏曰上下比罪鄭注謂已行故事曰比卽後世之令與例也至於比例日積而日繁所謂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此承上文而極言聽獄之愼重也史司寇吏也正謂士師之屬獄之無疑者既定其責取之辭史以所定者告於正正因聽察之而以獄之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察於外朝棘木之下以獄之成告於王王慮

一官之專聽或不能無失也復命三公參聽之至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則公議盡矣猶必三又而後制刑蓋君與臣之無不盡心於聽獄者如此案三又鄭氏謂當作三宥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必其無當乎三事始不得已而刑加焉者在君為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此言用法者之宜盡心也㑘形體也凡作刑罰者雖輕無赦欲民之知所畏也夫刑之爲言也㑘也㑘之爲言也成也刑加於身一成而不可復變則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矣君子安得而不盡心乎案旣曰附從輕而又曰輕無赦者書所謂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

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此列言不聽而殺之事也王者之用刑至慎也亦至嚴也其有剖析言詞破壞法律變亂名實更改制度挾異端左道而以亂政者必殺作爲淫哇之聲詭異之服機變之技奇巧之器而以疑衆者必殺行雖僞而堅不可攻言雖僞而辨不可屈學雖非而涉獵甚博非既順而文飾甚澤因以疑衆者必殺假託鬼神

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而以疑衆者必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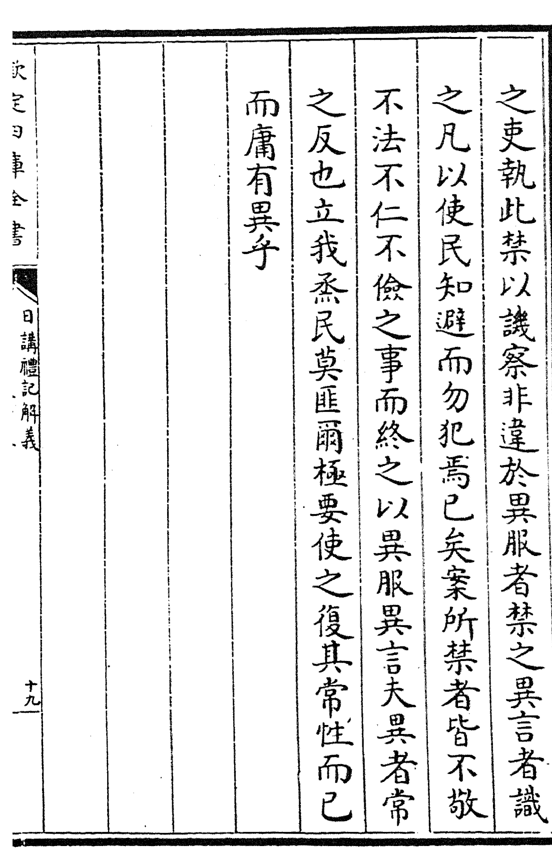
凡此四誅者獲則殺之不用審聽以其爲害大而辭不可習也案破律改作是假事功以亂治淫聲奇技是假玩好以亂俗行僞學非是假學術以亂教鬼神時日是假術數以亂常觀於太公之誅華士孔子之誅少正卯可以見聖人之識深而慮遠矣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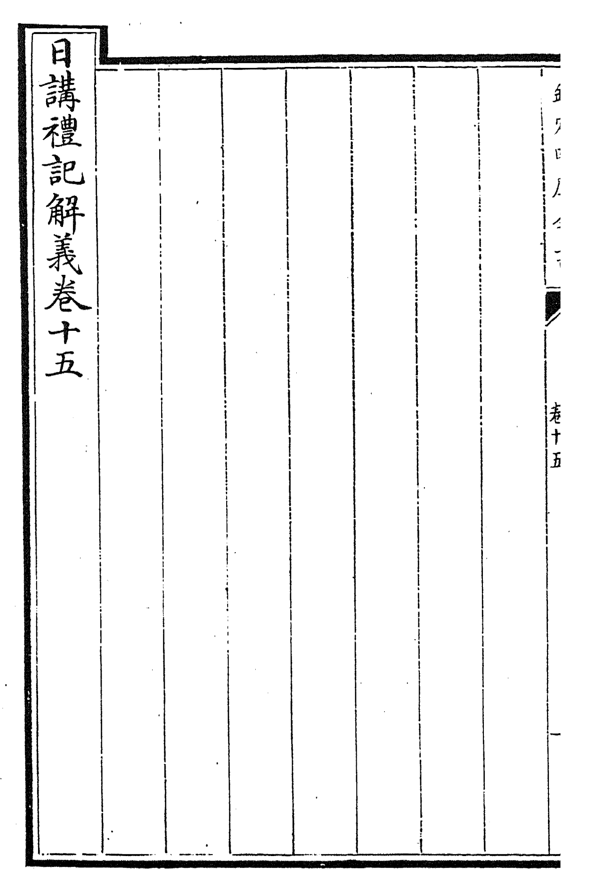
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此因刑而言禁也數謂升縷多少譏呵察也凡執持禁令以齊衆人之不齊者雖過失不赦欲民之知所

畏也蓋刑以懲其所已然而禁以坊其所未然如有圭璧金璋而爲上所寶者命服命車而爲上所用者宗廟之器以供祭祀者犧牲以敬鬼神者戎器以習武備者用器與兵車不中長短之度者布帛精麤不中升縷之數幅之廣狹不中量者姦色足以亂正色者以錦文珠玉而造爲成器者衣服飲食之華美者五穀不及其時果實未至於熟者木不在乎當伐者禽獸魚鼈不在乎當殺者皆不許以粥於市命司關



之吏執此禁以譏察非違於異服者禁之異言者識之凡以使民知避而勿犯焉已矣案所禁者皆不敬不法不仁不儉之事而終之以異服異言夫異者常之反也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要使之復其常性而已而庸有異乎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十四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六

王制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此言天子受諫之事也惡猶忌也大史典守禮法國有大事則豫執簡策記載所當行之禮儀及所當行之諱惡奉而進之天子天子必齋戒以受其所教詔焉案大史爲禮官宗伯之屬掌建王之六典八法八

則大祭祀會同朝覲執書以詔王其屬小史掌詔王之忌諱不言大宗伯者其體貌尊唯詔相大禮於臨時也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此言百官質成之事也成計要也市即司市司會爲冢宰之屬總主簿書於歲將終以百官一歲之計要上質於天子冢宰必齋戒而贊王以受之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從司會以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必齋戒以受之百官位卑不敢專達則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之質於天子天子受而平之還報於下百官亦必齋戒以受以爲天工天職而不敢忽也至此則廢

置之典行正官之事畢然後休養老者蜡祭勞農歲事於是乎成而可以制國用矣案周官六卿分職而此止言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者蓋漢制以此爲三公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此言四代養老之制也凡養老之禮歷代不同有虞氏用燕禮牲用狗一獻既畢坐而飲酒行之於寢夏

后氏用饗禮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
尊卑爲獻取數畢而止行之於廟殷人用食禮有飲
有殽雖設酒而不飲亦行於廟周人則脩而兼用之
陳氏祥道曰天子之於老也所養者三歲養之亦三
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時天子視學此養
於仲春仲秋者也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
往視之大合樂必遂養老此養於季春者也羅氏獻
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

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之老也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又不在歲養之數案周人脩而兼用之皇氏云先行饗次燕次食蓋既致其敬又從而安樂之義或然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

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

此詳言優老之禮也粻糧也紟單被也秩常也八十

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五十養於
鄉學六十養於國中之小學七十養於大學此禮自
天子達於諸侯無降殺也八十不復能來學受養君
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也不能備禮
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瞽人之拜君命亦如是九十
幷不必親拜得使人代受也凡所以養其生者五十
異粻非少壯可比也六十宿肉恒隔日而備也七十
貳膳有副而不缺也八十常珍所食皆珍美也九十

飲食不離寢恐需求無時而必以度閣美善之味水漿之飲從於所遊可也至於送終之具六十以歲制七十以時制八十以月制九十則日脩之唯絞以束衣紟與衾以覆尸冒以韜尸四者必死而后制以其易爲而不忍豫也年至五十而始衰六十非食肉不飽七十非衣帛不煖八十非得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亦不煖矣杖也者所以扶力而優其禮也五十則杖於家六十則杖於鄉七十則杖於國八十則杖於朝

九十者天子若欲有所問焉必就其室以致其尊以珍從而致其養杖不待言也大夫士七十而致事者入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待朝畢八十則君每月使人致膳以告存九十則日致常膳所以優國老也五十不從力役之征六十不與兵戎之事七十并不與賓客之事八十即齊喪之事亦不及也所以優庶老也古者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受爵於朝六十曰耆指使不能備弟子禮故不親學七十曰老故致政而傳

家事於子孫有喪惟衰麻在身而已又所以優國老也劉氏敞曰養於鄉者鄉飲酒之禮五十者始預於養也六十養於國者有命賙餼老者則及之矣養於學者則君就行焉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

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此言古者養老之異制而總結之也皇收冔冕皆冠名深衣白布衣也燕衣黑色燕飲服之縞衣亦白布深衣也玄衣即緇衣也古之養老其地與服各有不同者有虞氏則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則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則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則養國老於東膠養庶

老於虞庠虞庠在於國之西郊也有虞氏則以皇而
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尚黑則以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殷人尚白則以冔而祭縞衣而養老至周而兼用
則以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之養老也恐四海
之内不能遍及於是皆行引戸校年之令而恩賜其
老者焉皇氏侃曰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
大夫以上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饔
云邦饗耆老掌其割烹案養老必於學者以其爲講

明孝弟禮義之所也舊說以養國老爲大學養庶老爲小學祭言冠養言衣者互文也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

此因養老而類言寛恤之政也從政給公家之力役也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以其

須人以養也或有廢疾非人不能養者一人不從政有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有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王畿采地之民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諸侯之民從於王畿采地期不從政蓋人莫哀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從故所以恤之者如此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喑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

之

此言矜恤窮民之事也人之少而無父者謂之孤以其顧望無所瞻見也老而無子者謂之獨以其鹿鹿無所依也老而無妻者謂之矜以其愁悒不能寢如魚目之恒不閉也老而無夫者謂之寡以其倮然單獨也此四者爲天民之至窮而無所告訴故養之者皆有常餼焉其有口不能言耳不能聞足不能行與夫支節解絕容貌短小者是爲瘖聾跛躃斷者侏儒

之人則使就百工之役各以其器能之所宜得者食之下無棄人而上亦無棄事是又恤窮之仁術也案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晉語胥臣對文公曰戚施植鎛蘧蒢蒙璆侏儒扶廬矇瞍脩聲聾聵司火其童昏嚚瘖僬僥官司所不材宜於掌土淮南子曰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踏钁強脊者使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是之謂各以其器食之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此言男女有別之事也在道路男子常由右婦人常由左而車則從乎中央行有三塗以遠別也案地道尚右故男右女左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幷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此又推言尊耆老之義也君子謂士以上與父之齒相若者隨從其後而行與兄之齒相若者如鴈飛之次而行年相若之朋友則並行而不相踰至或有所

擔負老少俱輕則幷與少者老少俱重則分為輕重而以其重與少者斑白之老即不復手自提挈而有少者以代之故耆老之中有君子焉行必有車不徒行也有庶人焉食必有肉不徒食也先王之世敦崇孝弟始自朝廷而達於天下為子弟者莫不知尊德而養老雖在道路亦翕然有敬讓之風王道之成見於此矣故述王制者以是終焉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此言大夫重祭之事也有采地之大夫必自造祭器而不假諸人若祭器未成則不造燕器先神而後人也皇氏云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此以開方之法記井田之制也方一里者凡爲田九

百畝方十里者有百箇一里之方是爲田九萬畝方
百里者有百箇十里之方是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
者有百箇百里之方是爲田九萬億畝孔疏步百爲
畝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
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
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陳氏澔曰方千里當云九
千億畝或九萬萬畝經文誤案此以下皆申釋前文
古經後有記皆如此縱横百里則九百萬畝此大國

之數縱横千里則九萬萬畆此一州之數朱子謂漢儒硬做這算法是也綜其實田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即截長補短有百畆之地便可授一夫有二十五畆之地便可授一餘夫此方田所以爲九數之首也今

積步法即古方田法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

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

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

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

億畝

此記四海之内地遠近里數也一萬億畝之上衍萬

億二字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為冀州域自南

河至於江千里而近為豫州域自江至於衡山千里

而遙為荆州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為徐州

域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為冀州域自西河

至於流沙千里而遥爲雍州域統而論之西不盡於流沙南不盡於衡山東不盡於東海北不盡於恒山凡四海之内截長補短方三千里計爲田八十一萬億畝陳氏澔曰方三千里當云八十一萬億畝案禹貢序九州自冀州始唐虞至商皆都冀三面距河此云南河東河西河亦主冀州言之南北爲經東西爲緯自恒山至南河而至於江而至於衡山以經言自東河至東海自東河至西河而至於流沙以緯言也

主冀州故冀州之域兩言之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此再言百里田畝之數也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其閒有山陵林麓焉川澤溝瀆焉城郭宮室塗巷焉三分而去其一餘以授民凡六十億畝前文既以開方法計疆域之數此復舉一大國以約計其田畝之實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可知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此總言井田畝步之數也今謂漢東田即詩所謂東南其畝之東也古者步大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爲五十二寸比古者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有奇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有奇此

古今之田里所以有長短廣狹之不同也案鄭注云周尺之數未詳聞也陳氏祥道曰周法十寸八寸皆爲尺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也說文咫八寸周尺也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六尺四寸乃八尺也蔡氏元定曰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蔡邕獨斷云夏以十寸爲尺商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季

氏本曰六尺爲步古法也自后稷以來即有一畝三畎畎廣尺深尺之說則六尺爲步不始於周矣朱子曰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或曰周尺當今營造尺六寸四分今方五尺爲步在周止方三尺二寸周以百步爲畝今二百四十步爲畝則周百畝當今二十五畝六分漢景帝始定二百四十步爲畝王制作於文帝時故猶以百步爲畝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此記畿外八州建國之法也天下九州王畿居中其

外八州每州方千里是爲方百里者百也内封公侯百里之國凡三十尚餘七十箇方百里又封伯七十里之國六十是去二十九箇方百里又四十箇方十里也尚餘四十箇方百里六十箇方十里又以封子男五十里之國百二十是去方百里者三十也所餘者止有十箇方百里六十箇方十里而已通除三等封國及名山大澤不以封因以所餘者爲附庸以及閒田凡諸侯之有功者即取於閒田以禄之其有削

地亦歸之於閒田焉周氏諝曰所謂封國之數非實
有此國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也周官職方謂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
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
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蓋以一千里度之則天下
可以周知法與此同
天子之縣内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
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

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記畿内之制也天子之畿内地方千里是爲方百里者百也内封公之國方百里者九尚餘九十一箇方百里又封卿之國方七十里者二十一是去十箇方百里二十九箇方十里也所餘八十箇方百里七

十一箇方十里又以封大夫之國方五十里者六十三是去十五箇方百里七十五箇方十里也所餘者六十四箇方百里九十六箇方十里而已陳氏澔曰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地之分於王朝也案畿內餘地所以多者當是天子自有之以爲居重馭輕之勢如秦分天下爲四十郡漢初承之大啟九國而漢自得十五郡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此申言侯國君臣制祿多寡之法也大國祿食之數以等而推則諸侯之下士可食九人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倍上士食

七十二人卿四倍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十倍於卿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三倍於大夫食二百一十六人君十倍於卿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一倍於大夫食百四十四人君十倍於卿食千四百四十人其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止如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以其降於天子所命故也孔疏云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案庶人在官者之祿有食九人至五人之差下士皆

視上農之食九人所以優士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

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

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此申言三監之制也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諸

侯爲方伯者之國其祿視大國之卿其爵視次國之

君其祿則取於八州方伯之地方伯朝於天子皆有

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内以給齊戒自潔清之用其

數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宗三監之祿視諸侯之卿者其食少爵視次國之君者其體尊蓋視子男而一隆之一殺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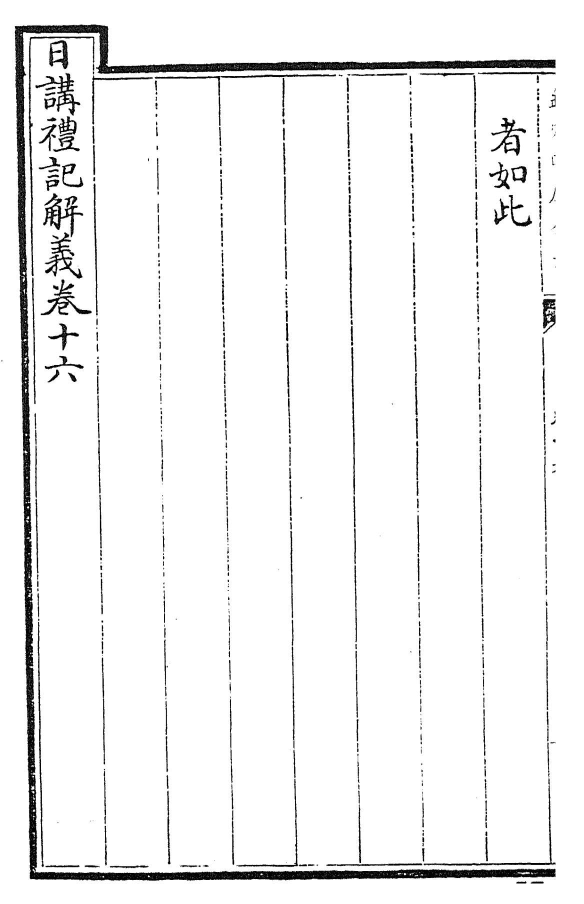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此申言內外爵祿之制也諸侯之世子得世國而不得世爵天子之大夫不得世爵而但得世祿蓋先王之於臣使之任事必以德爵之命數必以功所以皆

不世爵也諸侯之世子世國必請命於天子賜之以爵而後得如先君之舊若未賜爵則其衣服禮數但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惟不得世爵幷不得世祿此待内外臣之别也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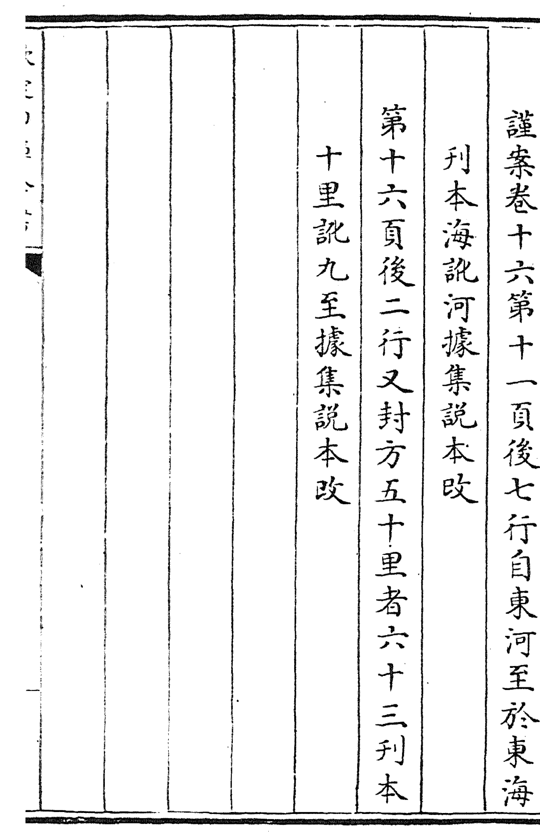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别度量數制

此申言司徒所掌之事也司徒所掌者有六禮焉嘉則爲冠爲昏凶則爲喪吉則爲祭賓則爲鄉爲相見所謂脩之以節民性者如此有七教焉親屬父子睦屬兄弟别屬夫婦義屬君臣序屬長幼信屬朋友讓屬賓客所謂明之以興民德者如此又有八政焉飲食則資以養生衣服則藉以適禮事爲則著於百工之技藝異别則見於五方之器械度與量則辨其長短小大數與制則區其多寡廣狹所謂齊之以防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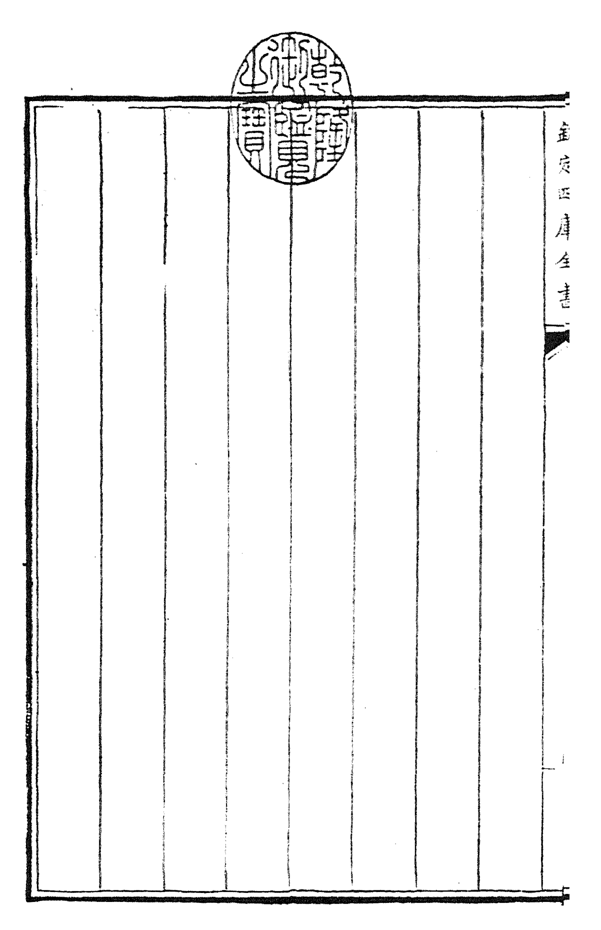
者如此

日講禮記解義卷十六



謹案卷十六第十一頁後七行自東河至於東海刊本海訛河據集說本改

第十六頁後二行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刊本十里訛九至據集說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馬嗣佺